



宋史記卷之八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王安石傳卷之六十九

安禮 安國

零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



外郎

少好讀書善屬文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
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
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貸
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
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
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
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

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
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
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
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
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
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
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
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
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
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陞

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
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暮合於當世之變臣
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濶而熟爛者
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直集賢院
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
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
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勅就付之拒
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又追
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
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

卜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
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携以去是盜
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
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
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
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
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
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
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
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

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赴安石本
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借以取
重故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
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
非維所及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
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
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
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
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
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

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惟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臯夔稷高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高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

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高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以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遂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

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知樞密院事
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
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易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
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
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
春散秋歛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
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
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
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
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僱人充役下至單

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槩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
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
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
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
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病死
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
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
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
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
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

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歛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寤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歸流俗陛下

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令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疏竟格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貽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令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夔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

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恠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惑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彊辯背理率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

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
謂不足以阻姦至此之共繇靈臺即尤瑛言天久陰
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
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
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
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
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
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
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
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
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
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
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
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
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七
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
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
此不足煩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
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
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

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京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說不少失時

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向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字而其在位

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
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
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
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
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禪龜言火而驗欲禳之國
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
火有如禪龜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
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
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
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

曰聞民殊苦新法安石曰初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
庸恤帝曰豈若并初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
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門下士
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
安石是其策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帝喜其出悉從
之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行青苗助役之
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榜
詆之華亭獄久不成雩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
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
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

盡棄所學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
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矢志倒行而逆施者殆
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
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患
疽發背死安石暴縮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
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
石與呂惠卿相傾縮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
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
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
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

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
使封舒王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
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
廟廷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于顏孟之次追
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
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釋詩書周
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
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
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

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誦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薄少年久之以早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弟安禮安國子雱

職方氏曰甚矣學術之誤天下也古今用周禮者僅有二王而新以之滅宋以之南或以安石而後歷數十年而汴始不都未可盡咎安石不知紹述二字展轉厲階君子安得不以臨川爲戎首也余嘗讀其書矣以彼其才而輔之以正擴之以量豈不爲賢哉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敵彊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二十餘篇極論

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節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

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雱無子以族人之子棣爲後徽宗時爲顥謨閣待制

安禮字和甫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兵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毆之深入此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初絳專爵賞既上最多失實公弼以狀聞詔即

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以宰相節制
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韙人猶得非之公藩臣
乃欲偷進功狀干非其任邪公弼遽辭遂薦安禮于
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爲著作佐郎
崇文院較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
坐考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爲開封
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嚮
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
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
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

無缺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
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貫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
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張璪皆擯使勿
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進知制誥慧見詔求直
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
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
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秉射權利者用力殫於溝
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
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
以應天者帝覽數嘉歡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

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秦
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
及具案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決未三月三獄院
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遠使過而見
之歎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內史廖從容俎豆以
奪田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
矣特升一階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
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洵懼安禮諫
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

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羅者連得匿名書告人
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
皆畧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
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
者拒之鞅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爲也即
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爲神明宗室令駢以
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
妾既炙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
妾首也今炙敗之則不復可驚此與炮烙之刑何異
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仍奪令駢俸

後宮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
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
得其地爲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
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元豐
四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
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
米惡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
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
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覈且械繫康直以俟
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是時代夏不

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
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
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糧今距
西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
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
議與憲宗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
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
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疆非淮
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
聖意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爲不

可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不置錄目
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錄以爲式乃與省中同遂
并列亶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
才疎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
兵少置獄益爲是也久之爲御史張汝賢所論以端
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
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爲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
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痺卧帳中決
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安禮
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濶畧細謹以故

數貽口語云

安國字平甫幼敏悟年十二出所作詩銘論賦數十
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聞於世士大夫交口譽
之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
其所獻序言爲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熙寧
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
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通古今以漢
文帝爲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
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
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用賈誼言待群臣

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顛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止授崇文院較書後改祕閣較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啣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令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宋史記卷之九十

列傳第七十

曾陳吳王元呂傳卷之七十

曾公亮

陳升之

吳充

兄育

王珪

元絳

呂惠卿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初知會稽

縣民田鏡湖旁者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

娥江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久之為

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

獨獻所為文授集賢較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

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

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賊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掇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政有能聲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虜耳索之果然復入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帝召侍從訪政事時公亮病謁告帝以手詔就問公亮條六事以獻謂完堡柵蓄兵馬使主兵者久于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馭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才則將帥

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蓋皆當時之所先而便于施行者以爲說帝嘉納之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與公亮請早建皇子以爲天下萬世之本前此固有言者未之開納至是儲貳乃定密州民田產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彊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

雖疆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
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
者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
之較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
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
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加戶部尚書帝不豫遼
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
曰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
處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
部尚書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

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
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
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
靜次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
言營卒怨戒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
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
歸居一歲還京師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
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宣靜配享
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
之碑公亮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恪吝嗇

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
政知上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不諍
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
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
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
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
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公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
雨傷麥府以笞杖之孝寬行田辦其實得蠲賦除祕
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
籍爲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榜十七
縣揭賞告捕扇惑者民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入知
審官東院判刑部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都承旨
用文臣自孝寬始拜龍圖閣待制爲羣牧使遷龍圖
閣直學士遠遣使請代北並邊之地神宗遣孝寬按
視乃奏曰國家待夷狄恩與信也恩不可濫信不可
失苟細事不問將有大于此者宜如故便拜樞密直
學士以附安石故遂簽書樞密院事丁父憂除喪以
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
得封鄆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

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棧至者須較驗無所失亡乃得送銓監吏須臾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留一歲中歸還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內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紆澶滑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得廢渡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石爲防自

是無水患出提點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爲左司郎中擢戶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復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泣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首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爲埗以便漕運商賈

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
軍召爲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
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
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崇寧建殿中省擢爲監居數
月言者論其比張商英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
江浙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
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
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爲戶部侍郎帝嘗
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
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

宣和三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
蘊約敕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扼塞人稍恃以安會
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
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從者得
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
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
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
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
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

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
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
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之瓘不肯下馬承祐執送
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
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
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昇補郡久
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
南升之皆隨事盡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
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
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
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
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閣滯罷
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
元元宜從此始乃召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
丞張昇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
之初爲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
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
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
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
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

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而
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
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
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
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
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
呂公著既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
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
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

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
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
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
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
使契丹遣蕭禧來議地界理屈卧都亭驛不敢歸升
之曰致殮授館有常期過期已之禧慚沮乃行以足
疾不能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
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博會以取富貴王
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

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
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
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冲卿建安人也父待問與楊億同州里每造
億億厚禮之門下少年多易之億曰彼他日所享非
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祿卿以禮部侍郎致仕充未冠
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
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
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
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

在藩却書之坐右除集賢較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
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
歐陽脩爲之請或譖修以爲黨宿詔出修同州充言
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
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
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
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府不受充持之置會温成神主
祔新廟以楊察攝太尉充獻官趙抃與充監禮仁宗
又遣內臣臨視祭事內出圭瓚以灌鬯充言於察曰
禮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

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請奏易之祭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聞即改用璋瓚明日御史劾開封觀望不治吏罪執政疑充諷之出知高郵軍還爲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其爲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橐殞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爲令河北水災地震爲安撫使使還

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番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糜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爲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八年進簡較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洵

洵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歛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
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于茲矣今日救天
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
欲期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
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
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
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
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
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
數爲所詘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

達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痛
積憂畏疾益侵慈聖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元豐
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修
飭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
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
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
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爲諫
官起居郎安持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
待制安詩子儲安持子侔官皆員外郎始張懷素以

妖術妄說災福見儲以爲福當似姚興須賴懷素之
力可以王關中儲信之大觀元年因星變謀與侂起
事爲人所告懷素儲侂併誅死

充兄育字春卿育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
理評事遷寺丞歷知臨安諸暨襄城二縣自秦悼王
葬汝子孫從葬皆宦官典護歲時上冢呼索擾州縣
育在襄城請凡官所須具成數毋容使者妄索羊豕
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殆半宦官過者銜之或中
夜叩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
犬暴民田入襄城境輒相戒約毋敢縱者舉賢良方

正策入三等宗自有國以來惟育三等前此未有也
擢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
禮文名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
則先職入省則先官官卑而職高者常託故不至育
請使異席不相壓則適中矣衆議是之改右正言歷
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元昊僭號
議出兵討之羣臣曰元昊小醜也旋即誅滅矣育獨
建言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服叛
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已僭輿服勢必不服自削
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之不

報復上言宜先以文詰告諭之尚不賓姑嚴守禦不足同中國叛臣亟加征討且征討者責在神速守禦者利於持重羌人剽悍多詐出沒不時我師秉銳見小利小勝必貪功輕進往往墮賊計中第嚴約束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其鋒時方銳意必討不以育言爲然既而諸將多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所議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爲迨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

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間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嘗賜回鶻可汗并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蕃事迹除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累遷禮部郎中契丹與元昊構兵元

吳求納款契丹使來請拒之朝廷未知所答育因上
疏曰契丹受恩爲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
弟之懽今二番自鬪關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
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
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烟塵之警矣宜使
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所
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
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
當爲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召兩制
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易育議尋知開封府得

巨盜積贓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帝遣他吏按之
卒伏法時歲饑多盜育嚴賞功之法嘗得盜而未賞
者一切賞之以明不欺盜爲衰止慶曆五年拜右諫
議大夫樞密副使居數月改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
遣中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
東人尊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於淮南育曰盜
誠無足慮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
遂寢章獻章懿太后升祔真宗廟議者請覃恩且優
賜軍士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議者請
治之已而外人多怨執政者帝以語輔臣育曰此必

建議者欲動搖上聽臣以身許國何憚此耶向綬知
永靜軍不法疑通判江中立發其陰事因構獄以危
法中之中立自經死綬宰相子有大臣援欲傳輕法
育曰不殺綬無以示天下卒減死一等流南方御史
唐詢請罷制科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議帝因
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行下今乃知欺罔也
育曰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靡所不爲願出姓名
按劾以明國法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
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
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乃復以爲樞密副使

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訥曰大臣喧爭爲不肅故
雨不時若遂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
州徙蔡州設伍保法以檢制盜賊時京師有告妖人
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則以巡
簡兵往索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
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
法相聚以利錢財而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
人相驚疑請留毋往召十人者至械送關下皆無罪
釋之而告者伏辜尋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府徙陝州
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黠纒不欲聞見人之過失

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
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何等大獄
及聞案具乃止請求常事使道路衆口紛紛竊議朝
廷之士人皆自危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
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
郡帝語大臣曰吳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
知汝州遣內侍賜以良藥會疾不已又請居散地以
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外臺舊不領民事
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育訴育爲辨曲
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懼奉行復爲資政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知陝州進資政殿大學士召還判尚書
都省一日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
卿所當慎也育曰知而形之言不若察而行之事聖
主之行如日月之明進一人使人皆知其善出一人
使人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構害公正可以自立百
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爲諫官劉元瑜誣奏育在
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除宣徽南院使郵延路經
畧安撫使判延州夏人既稱臣而並邊種落教侵耕
爲患龐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謂要契未明而亟
城則羗人必爭而受患者必麟府也移文河東又遣

籍手書及疏於朝不報既而夏人果犯河外陷驍將
郭恩而太原將佐皆得罪去疾復作辭不任邊事求
解宣徽使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
府徙河南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育性明
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
即人不能撓辨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
仲淹在政府因事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
奏請多爲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其在二
府待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
帥永興時待問尚亡恙肩輿迎侍時人榮之晚年在
西臺與宋庠相唱酬追裴白遺事至數百篇體素羸
少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
而愈有集五十卷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魯祖永事太宗爲
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筭
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祖帝詰之對曰使新
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
歲奇警從兄琪讀其所賦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
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
少珪有大較嫚不謹碎置之法盜王倫犯淮南珪令

兵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官脩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爲賀正旦使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帝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爲祠殿時享郊廟堂上升歌有節鼓而無祝故珪言祝故所以著樂之終始八音豈容有缺願詔有司考古增定之是歲明堂始治祝故去節鼓而用搏拊以脩八音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賜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羣王又使爲序以所御筆墨牋硯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天子稱天以誅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惟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仁宗祔廟珪以嚴父配天

之義請以仁宗專配明堂年小祥丞官言當以十月
禘祭太廟而未終三年之制宜行時享既禫而禘珪
曰神宗祔廟已嘗告祭奈何禫畢復行饋食乎濮王
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
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
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之者英宗在位之四
年忽召至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
金盃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員
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
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熙寧元

年當郊祀神宗疑諒陰珪曰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
天帝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不敢以早廢尊也真宗居
明德皇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祀天
地于園丘請如故事其服冕車路儀物音樂緣事神
者皆不可廢從之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
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
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
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五
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
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

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帝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確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年六十七特輟朝五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文公賜壽昌甲第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闕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琪

罕字師言以陰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
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
某戶可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
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黠
者豫貯以邀善價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
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戶部判官修太宗
別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之罕白是特歲久丹漆
黯闇但當致飾耳榱櫨皆如故惟易一楹省緡錢十
萬出爲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
守仲簡自圍中遺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
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之
惡少年正相率爲盜里落驚擾患人要罕出城及郊
遮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
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
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
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甲而集
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之無至者
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
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爲壯丁不肯行
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於

是染庫帛爲旗授之割牛革爲盾形柔之湯中每盾
削竹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爲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
數千銛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
而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
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
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擁
黃蓋臨觀相去三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
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絕罕上事不得通
而提點刑獄鮑軻遁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
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爲西

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衆
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曰新謂之曰汝父內
爲交趾所仇外爲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
利而爲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
使復爲潭州爲政務遠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
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
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
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
治妾而反其資婦尋愈郡人傳爲神明監司上治狀
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

珪少孤時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爲戒云

琪字君玉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較勘集賢較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賑以公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留未決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

鹽鐵判官判戶部勾院知制誥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埭城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廟羅具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

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教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厨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濶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州詔真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眾保鄉里進據信州爲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爲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守竒之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上元令民有甲與乙被酒相毆

甲歸臥夜爲盜斷足妻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令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即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資折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母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則母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直絳至母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必得周母他牘尾印而換僞券續之耳聿

駭謝即日歸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
置使建言滿二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鹽
以爲命非羣販比也筭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
台州州大水冒城民廬蕩析絳出庫錢即其處作室
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甓
其城因門爲牐以禦湍漲後人守其法入爲度支判
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
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
治十五處樓堞器械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
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

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南爲翰林學
士熙寧五年中書奏請議僖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
議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
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以其
承契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后而湯與
文王又爲別子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復以契稷
爲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國爲重輕也但
諸儒造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
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
立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之上世數既不可復知然則

以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以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况欲毀其廟遷其主而下祔於子孫之室此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僖祖爲始祖之廟翰林學士韓維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知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於太祖高祖也然而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世家有不知其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

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據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之授也不當以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爲始祖而爲僖祖立廟如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面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禮官章惇等請以僖祖爲別廟蘇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神宗以固議問王安石安石曰爲立別廟自古無

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稟神也以先妣故
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爲魯
廟而立姜嫄者何也神宗以安石論姜嫄之言爲然
于是詔依絳等議奉禧祖神主爲太廟知開封府拜
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神宗命其子耆寧較書崇
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
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即訊於外從之於是
御史至第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
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穎
卽以爲穎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都留提

舉中太一宮力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倘一旦不幸
死則遺體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爲卿辨襄
雖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又明年
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持操少儀矩
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
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
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
書詔猶多出其手既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
京師朕當資幣金且便耆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
吳乞歸鬻之卽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

賜邪既行追賚白金千兩勅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
老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
師謚曰章簡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父璿習吏事爲漳浦令
縣處山林蔽翳間民病瘴霧蛇虎之害璿教民焚燎
而耕害爲衰止通判宜州儂智高入寇轉運使檄璿
舉兵會或勸勿行不聽將二千人往得首虜爲多爲
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聰役衛卒伐木事吏多爲
之地璿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起進士
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

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較集賢書籍安石言
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
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
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
政置提舉官行其法于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
惠卿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乞選通經術曉政事
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義者爲教授自京師
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專策問於
是王安石請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途
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于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

遂罷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崇政殿說
書集賢較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
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懷
不閑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
指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
對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
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
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
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讀同修起居注

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修三經新義又知諫
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
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
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徧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
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
石之政守之益堅第升卿本無學引爲侍講又用弟
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
括無遺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賞三之
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
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

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
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
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
韓絳爲相不能制密請復用安石安石復相惠卿不
自安會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弟方通
在高等爲御史蔡承禧所奏鄧綰又言其兄弟強借
秀州富民錢買田出知陳州久之以資政殿學士知
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以蕃部
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之爲一
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
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将也爭之
力奏斥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帥臣多
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啓師于東郊遂趨綏德抵
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丁母憂詔於本奉外特給
五萬惠卿更請添支萬五千御史劾之將下揚州奉
曆帝曰惠卿固貪冒然嘗爲執政治之傷體姑責以
義可也但削其誤奉惠卿猶自辨御史又論其方居
喪不應有言詔勿問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
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云陝西之師非惟不可以
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曰如惠卿言

是謂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輕躁矯誣之
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即位勅疆吏勿侵
擾外界惠卿遣步騎二萬襲夏人於聚星泊斬首六
百級夏人遂寇鄜延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
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曰惠卿懷張
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詭變多端敢行非度王安
石強狠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擿教導以濟
其惡又興起大獄欲株連蔓引塗污公卿賴先帝仁
聖每事裁抑不然安常守道之士無噍類矣安石於
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爲一及
勢力相軋化爲敵讐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彘之所
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董卓
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莽則反王莽事司馬元顯則
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
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魑魅中丞劉摯數其五
罪以爲大惡乃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建寧軍
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脩載其罪
於訓詞天下傳訟稱快焉紹聖中復資政殿學士知
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夏人復入寇將以全
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脩寇至欲攻則城不

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
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遂陷金明惠卿求
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羗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
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易節鎮南因曾布有宿
憾徙杭州而用范純粹帥延治其上功因冒事奪節
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大名數歲又以上表引
喻失當還爲銀青光祿大夫令致仕崇寧五年起爲
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坐其子淵聞妖人張懷素言
不告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宣州
再移廬州復觀文殿學士爲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
府儀同三司始惠卿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
遂極力排之至發其私書於上安石退處金陵往往
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
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取引入朝以是轉徙外服
訖於死云

宋史記卷之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一

蒲常 鄧李舒 王何龔 崔呂傳卷之七十一

蒲宗正 常秩

鄧綰

李定

舒亶

王子韶

何正臣

龔原

崔公度

呂嘉問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宮禁宦寺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邪召試學士院以為館閣較勘簡正中書戶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祿豐地要人人欲得之執政上其員帝命與宗孟命

察訪荆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
之呂惠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
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
年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
不預焉臣以爲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
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矣同修
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
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惟服金帶宗
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
乃加佩魚遂著爲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
頗橫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
因叩頭白其姦帝察其不阿欲大用拜尚書左丞帝
常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
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
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
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
慚懼至無以爲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於酒色及繕
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徙毫杭
鄆三州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
罪亦斷其足筋盜雖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計徙河

中御史劾其慘酷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
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
河中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每旦刲
羊豕十夜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
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
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十教人一浴至湯
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
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
二曰儉也蓋鍼其失云
常秩字夷甫潁州汝陰人舉進士不中廢居里巷以

經術著稱嘉祐中賜束帛爲潁州教授除國子直講
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葛縣皆
不受神宗即位三使往聘辭熙寧三年詔郡以禮敦
遣毋聽秩辭明年始詣闕帝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
對曰先帝亮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嚴詔趣迫
是以不敢不來非有所決擇去就也帝悅徐問云今
何道免民於凍餒對曰法制不立庶民食俟食服俟
服此今日大患也臣才不適用願得辭歸帝曰既來
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乃當去耳即拜右正言
直集賢院管幹國子監俄直舍人院遷天章閣待制

同修起居注仍使供諫職復乞歸改判太常寺七年
進寶文閣待制兼侍讀命其子立較書崇文院九年
病不能朝提舉中太一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還穎
十年卒年五十九贈右諫議大夫秩平居爲學求自
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見秩與語輒欲然自以爲不
及歐陽修胡宿呂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稱薦之
翁然名重一時初秩隱居既不肯仕世以爲必退者
也後安石爲相更法天下沸騰以爲不便秩在閤闕
見所下命獨以爲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諫爭爲侍
從低首抑氣無所建明聞望日損爲時譏笑秩長於
春秋至斥孫復所學爲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自
謂聖人之道皆在於是及安石廢春秋遂盡諱其學
立始命爲天平軍推官秩死使門人趙冲狀其行云
自秩與安石去位天下官吏陰變其法民受塗炭上
下循默敗端內萌莫覺莫悟秩知其必敗云云紹聖
中蔡卞薦立爲秘書省正字諸王府說書侍講請用
爲崇政殿說書得召對又請以爲諫官卞方與章惇
比曾布欲傾之乘間爲哲宗言立附兩人因暴其行
狀事以爲詆毀先帝帝亟下史院取視言其不遜以
責惇卞惇卞懼請貶立乃黜監永州酒稅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稍遷
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
政條上時政數十事以爲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
更化又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
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
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誠不世之良法願勿移於
浮議而堅行之其辭益媚王安石又貽以書極其佞
諛安石薦於神宗驛召對方慶州有夏寇綰敷陳甚
悉帝問安石及呂惠卿以不識對帝曰安石今之古
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宰相陳升之

馮京以綰練邊事屬安石致齋復使知寧州綰聞之
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
曰不失爲館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
除集賢較理簡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
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獻所
著洪範建極錫福論帝曰洪範天人自然之大法朕
方欲舉而措諸天下矯革衆弊卿當聖淫朋比德之
人規以助朕綰頓首曰敢不力行所學以奉聖訓明
年遷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時常平水利免役保
甲之政皆出司農故安石籍綰以威衆綰請先行免

役於府界次及諸道利州略歲用錢九萬六千緡而
轉運使李瑜率三十萬緡言均役本以裕民今乃務
聚歛積寬餘宜加重黜富弼在毫不散青苗錢緡請
付吏究治畿縣民訴助役詔詢其便否兩行之緡與
曾布輒上還堂帖中丞楊繪言未聞司農得繳奏者
不報凡呂公著謝景溫所置推直官主簿悉罷去之
而引蔡確唐垌爲御史五年春擢御史中丞宋故事
未有臺雜爲中丞者帝特命之又加龍圖閣待制建
言頃時御史罷免猶除省府職司蓋厥初選用既審
則議論雖不合人材亦不可遺願籍前後諫官御史

得罪者姓名以次甄錄使於進退間與凡僚稍異則
人思竭盡矣遠人來理邊地屯兵境上聲言將用師
於是兩河戒嚴且命河北修城守之具緡曰非徒無
益且大擾費帝從其言而止又言遠妄爲地訟意在
窺我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可見今當禦
之以堅強則不渝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
以遠慮苟先之以畏屈彼或將力爭則大爲中國之
耻帝覽疏嘉之安石去位緡頗附呂惠卿及安石復
相緡欲彌前迹乃發惠卿置田華亭事出知陳州又
論三司使章惇協濟其姦出知湖州初惠卿弟和卿

劄手實法。綰曰：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命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無所措手足矣。商賈通殖貨財，交易有無，不過服食器用，米粟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以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以相告訐？畏怯者守死恐困，而已詔罷其法。遷翰林學士，仍爲中丞。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宜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又薦彭汝礪爲御史。安石不悅，遽自劾失舉。帝

謂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踰歲爲集賢院學士，知河陽。元豐中，以待制知荆南。陳陝徙永興軍，改青州，奏言歲大稔，斗粟五七錢。帝知其佞，命提舉官酌市價以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元祐初，徙揚州。言者論其姦，改滁州。未去鄧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大觀中爲尚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第進士爲汝陽簿。紹聖中召對，爲秘書省正字、較書郎、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史，議論專右蔡卞，詆誣宣仁后尤切。史禍之作，其力居多。遷起居

舍人徽宗初改祕書少監既而用蔡京薦復史職御
史陳次升陳師錫言洵武父綰在熙寧時以曲媚王
安石神宗數其邪僻姦回今置洵武太史豈能公心
直筆發揚神考之盛德而不掩其父之惡乎且其人
材凡近學問荒謬不足以污此選不聽遷起居即時
韓忠彥曾布爲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先帝子今相
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
忠彥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陛下爲不
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京出居外鎮帝
未有意復用也洵武爲帝言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

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列
旁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
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爲一重左序助紹述
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
虛王能甫錢適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
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
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
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所見異臣安敢預議明
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籍異論者於是決意相
京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修撰哲宗實錄

遷吏部侍郎洵武疏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
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
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于上而彛倫庶
政攸叙于下今在選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先
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故今有帶知安州雲夢縣
而爲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司錄參軍而監楚州
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知大名府元城縣充濮州
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此謂宜造爲新名因而制
祿詔悉更之遷刑部尚書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
試俾知爲吏之方崇寧三年拜尚書右丞中書侍郎

妖人張懷素獄與其黨有與洵武連婚者坐出知隨
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河南府召爲
中太一宮使連進觀文殿學士爲大名尹政和中夏
祭入侍祠以佑神觀使兼侍讀留修國史改保大軍
節度使未幾拜知樞密院事五谿蠻擾邊即做陝西
弓箭手列募邊民習知溪洞險易者置所司教以戰
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以鎮撫之遷特進拜少
保封莘國公恩典如宰相宣和元年死年六十五贈
太傅謚曰文簡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
二蔡尤力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起焉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少受學於王安石登進士第爲
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孫覺薦之召至京師謁
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
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即
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
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益爲上道之立薦對神宗
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
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比遂
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
大臨相繼封還制書皆罷去御史陳薦疏定頃爲涇
縣主簿聞庶母仇氏死匿不爲服詔下江東淮浙轉
運使問狀奏云定嘗以父年老求歸侍養不云持所
生母服定自辨言實不知爲仇所生故疑不敢服而
以侍養解官曾公亮謂定當追行服安石力主之改
爲崇政殿說書御史林旦薛昌朝言不宜以不孝之
人居勸講之地併論安石章六七上安石又白罷兩
人定亦不自安乞解職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
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八年加集賢殿修撰知明州
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知制誥爲御
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

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
臺獄窮治當會赦論不已竄之黃州方定自鞫軾獄
勢不可回一日與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
才也俱不敢對請復六案糾察之職并諸路監司皆
得鈎考從之彗出東方求直言太史謂有兵變帝命
宦者視衛士飲食定言一飯不足市恩造起小人之
心乃止或議廢明堂祀帝以訪定定曰三歲一郊或
明堂祖宗以來未之有改誰爲此言願治其妄帝曰
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坐論府界養馬事失實罷
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爲戶部侍郎哲宗立以龍圖閣

學士知青州移汝寧府言者暴其前過謫居滁州元
祐二年卒定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贍家無餘貲得任
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
得美官又陷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谿人試禮部第一調臨海尉民
使酒罣逐後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
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御史張商英亦稱其材
用爲審官院主簿使熙河括田有績遷奉禮郎鄭俠
既敗復被逮亶承命往捕過諸陳搜俠篋得所錄名
臣諫草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竄

峽嶺南馮京王安國諸人皆得罪擢亶太子中允提
舉兩浙常平元豐初權監察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
事聞亶奉詔驗治凡辭語微及者輒株連考究以多
爲功加集賢校理同李定劾蘇軾歌詩譏訕時事亶
又言王誥輩公爲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
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
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覺其言爲過但貶軾
誥而光等罰金未幾同修起居注改知諫院張商英
爲中書檢正遺亶手帖示以子壻所爲文亶具以白
云商英爲宰屬而干請言路坐責監江陵稅始亶以

商英薦得用及是反陷之擢御史言郡邑不治監司
得以按劾至中都官不治而御史顧不得行法誠使
御史如監司則人知畏矣于是置六察官朝廷推行
新法亶言役法不均責在提舉官神宗曰提舉官未
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丐免中下之民朕不
爲然且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
上戶則不均甚矣朝廷立法但欲均耳卿可講求以
聞超拜給事中權直學士院踰月爲御史中丞舉劾
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獨憚王安禮亶在翰林受
厨錢越法三省以聞命下大理初亶言尚書省凡奏

鈔法當置籍錄其數目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發放歷爲錄目之籍竄以爲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臺中受事籍驗之亦無錄目竄遽雜他文書送省於是執政復發其欺大理鞠厨錢事謂竄爲誤法官吳處厚駁之御史楊畏言竄所受文籍具在無不承之理帝曰竄自盜爲贓情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身爲執法而詐妄若是安可置也命追兩秩勒停竄比歲起獄好以疑似排抵士大夫比坐微罪廢斥然遠近稱快十餘年始復通直郎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邊功由直龍圖閣

進待制明年卒贈直學士

王子韶字聖美太原人舉進士以年未冠守選復游太學久之乃得調王安石引入條例司擢監察御史裏行出按明州苗振獄安石惡祖無擇子韶迎其意發無擇在杭州時事自京師逮對而以振獄付張載無擇遂廢中丞呂公著等論新法一臺盡罷子韶出知上元縣遷湖南轉運判官御史張商英劾其不葬父母貶知高郵縣由司農丞提舉兩浙常平入對神宗與論字學留爲資善堂修定說文官官制行爲禮部員外郎以入省後期改庫部元祐中歷吏部郎中

衛尉少卿遷太常諫官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
十鑽之目子韶爲衙內鑽指其交結要人子弟如刀
鑽之利又陷祖無擇於深文縉紳所共鄙薄豈宜汚
禮樂之地改衛尉卿安世復言七寺正卿班少常上
因彈擊而獲超遷是啓僥倖也乃出知滄州入爲祕
書少監迎伴遼使御下苛刻軍吏因被酒刃傷子韶
及其子又出知濟州建言乞追復先烈以貽後法復
以太常少卿召進祕書監拜集賢殿修撰知明州卒
崇寧二年子相錄元祐中所上疏藁聞于朝詔贈顯
謨閣待制

何正臣字君表臨江新淦人九歲舉童子賜出身復
中進士第元豐中用蔡確薦爲御史裏行遂與李定
舒亶論蘇軾得五品服領三班院會正御史專六察
正臣言幸得脩言路以激濁揚清爲職不宜兼治他
曹神宗善之爲悉罷御史兼局而正臣解三班加直
集賢院擢侍御史知雜事韓存寶討瀘夷無功命治
其獄被以逗撓罪誅之還除寶文閣待制知審官東
院尚書省建爲吏部侍郎踰年嫚於奉職銓擬多抵
牾事聞以制法未善有司所當請豈得歸罪於法乃
出知潭州時詔州縣聽民以家貲易鹽吏或推行失

指正臣條上其害謂無益於民亦不足以佐國用遂寢之民以爲便後歷刑部侍郎知宣州卒

龔原字深之處州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高第元豐中爲國子直講以虞蕃訟失官哲宗即位詣訴理所得直爲國子丞太常博士方議祀北郊原曰合祭非理也天子父天母地既不爲寒而廢祀其可爲暑而輟行此漢儒陋說爾願亟正之加祕閣校理充徐王府記室出爲兩浙轉運判官紹聖初召拜國子司業入對帝問曰卿歷徐卽官何爲補外得非大臣私意乎對曰臣出使鄉部獲知民間事宜臣

素知如是不知其因也旋兼侍講遷祕書少監起居舍人權工部侍郎爲曾布所重安惇論其直講時事以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徽宗初入爲祕書監進給事中時除卽官五人皆執政姻戚悉舉駁之又論郝隨得罪不得居京師鄧洵武不宜再入史院朝論謂帝爲哲宗服當循開寶故事爲齊衰期原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主議者斥其妄黜知南康軍改壽州已用三年之制乃復修撰知揚州還朝歷兵工部二侍郎除寶文閣待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居和州起爲亳州命下

而卒年六十七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
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抹
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
石所撰字說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
者故一時學校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
一閱即不忘劉沆薦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
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修得其所
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授和州
防禦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

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
和殿進光祿丞知陽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
公度疑尹辱已經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
史未幾爲崇文校書較定三司命式於是誦言京官
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較理
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
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
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
者皆笑亦恬不爲恥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
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祕書少監起居即皆辭不受

知穎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陰入官熙寧初條例司引以爲屬
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行連竈法於酒坊歲省新
錢十六萬緡王安石用魏繼宗議即京城置市易務
命嘉問提舉主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并
之家輒取利神宗去之安石執不可居二年連以羨
課受賞帝聞其擾民語安石安石曰嘉問奉法不公
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大
傷國體安石僞辯自解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
畧且曰非嘉問孰敢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爲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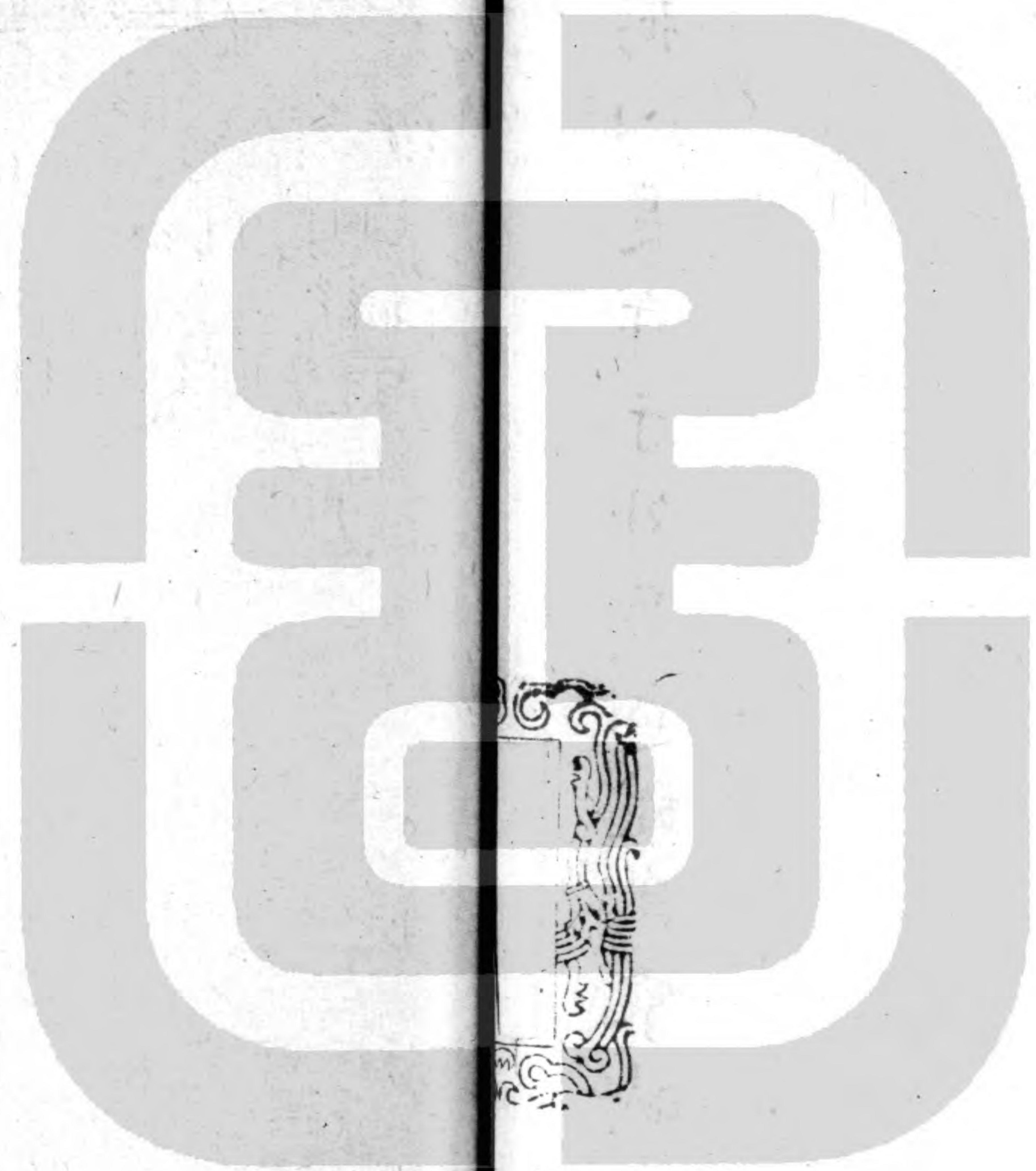
辨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爲不便安石請言者
姓名命嘉問條析七年旱帝憂之語韓維孫永集市
人問之戒坐賈錢千萬安石遂令嘉條析奏曰此皆
百姓所願不如人言也嘉問言朝廷所以許民輸錢
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
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
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不行縣官爲給事
則三司經費有限今取民於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
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
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祿

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市易所收免
行錢亦未足以償倉法所增之祿以此推窮則利害
立見矣初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
曾布代向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
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
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府而爲兼并之事神宗將委
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
治惠卿故憾布至三司召繼宗及市賈問狀其辭同
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
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

市易本爲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
之家失業宜釐定其制布見帝曰臣每聞德音欲以
以王道治天下今所爲駸駸乎間架除陌矣嘉問又
請販鹽鬻帛豈不貽四方笑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
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
既執政前獄遂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
石復相召簡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
轉運使何琬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
入爲吏部郎中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
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

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賞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於是削嘉問三秩黜知淮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去案牘以滅口嘗薦鄒浩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壻劉逵蹇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龍圖閣學士大中大夫死年七十七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藁以示王安

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page number, appearing as faint characters.

Small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on the far right edge of the page.

